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谈江淮官话黄孝片入声韵的演变

陆 梅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本文通过对江淮官话黄孝片的方言点的描写,分析了黄孝片入声韵的演变特征。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认为黄孝片入声韵的演变与其地域上与周边方言的接触有关,是受到了中原官话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江淮官话和客家话的影响。在入声韵演变上,由于入声字在江淮官话和客家话中都不存在的情况,所以不存在不同方言影响下不同方言之间入声韵演变差异的问题。但由于黄孝片内部各方言点之间存在差异,这就使得入声字在黄孝片内部的演变与其周边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分析黄孝片内部各方言点之间入声韵演变上存在的差异,可以推测出黄孝片内部各方言点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从而影响到了黄孝片入声韵演变上存在的差异。

【关键词】江淮官话;黄孝片;接触;入声韵;演变

【基金项目】校级课题“新文科背景下民办高校现代汉语跨学科教学策略研究”(JY202325)

【收稿日期】2026 年 8 月 5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9 月 7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87

Evolution of entering-tone rhymes in the Huang-Xiao cluster of Jianghuai Mandarin: A language contact perspective

Mei Lu

Wuh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Hubei

【Abstract】This paper, through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dialectal varieties within the Jianghuai Mandarin Huang-Xiao clust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its entering-tone rhy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it propos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entering-tone rhymes in the Huang-Xiao cluster is associated with regional contact with neighboring dialects, having been influenced not only by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but also by Jianghuai Mandarin and Hakka. Regarding the evolution of entering-tone rhymes, since entering-tone characters exhibit attrition in both Jianghuai Mandarin and Hakka, no issue of inter-dialectal evolutionary divergence arises from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alects. Nevertheless, internal variations among dialectal points within the Huang-Xiao cluster suggest that the evolution of entering-tone characters within this cluster is closely tied to its surrounding dialects. By analyzing the discrepancies in entering-tone rhyme evolution among various dialectal points within the cluster, it may be inferred that a complex interrelationship exists among these points,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s to the observed evolutionary differences in entering-tone rhymes within the Huang-Xiao cluster.

【Keywords】Jianghuai Mandarin; Huang-Xiao Cluster; Language contact; Entering-tone rhymes; Evolution

引言

江淮官话黄孝片主要分布于湖北东部江西九江三县市。其中湖北东部的黄孝方言区,地理上被山脉和长江三面环绕,是黄孝方言的主要区域。湖北境内黄孝片地区,明清两代隶属黄州府与德安府,二者辖区范围分别与今黄冈市地级孝感市地级基本对应。今安徽省安庆桐城枞阳三县市及赣语怀岳片所在地区,明清两代属于安庆府^[1]。

学者归纳的黄孝片典型性语音特征,这些特征全

部见于怀岳片和饶州赣语。《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将江淮官话分为三片,其一为黄孝片,特征为:入声今不分阴阳;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今逢塞音塞擦音读不送气声母;“书虚”“篆倦”分别同音。第三是黄孝片的主要特点。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江淮官话黄孝片内其他方言点之间入声韵演变上存在差异的情况,因此本文首先对黄孝片内其他方言点之间入声韵演变上存在的差异进

行分析。从入声韵尾的消失角度来看,江淮官话黄孝片内其他方言点之间入声韵韵尾的消失情况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入声韵和入声韵尾之间的关系上不同。但从入声韵尾消失与其他方言接触导致入声韵发生演变

上存在着差异来看,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方言之间接触导致了入声韵韵尾变化而引起的,同时也可以推测出江淮官话黄孝片内部各方言点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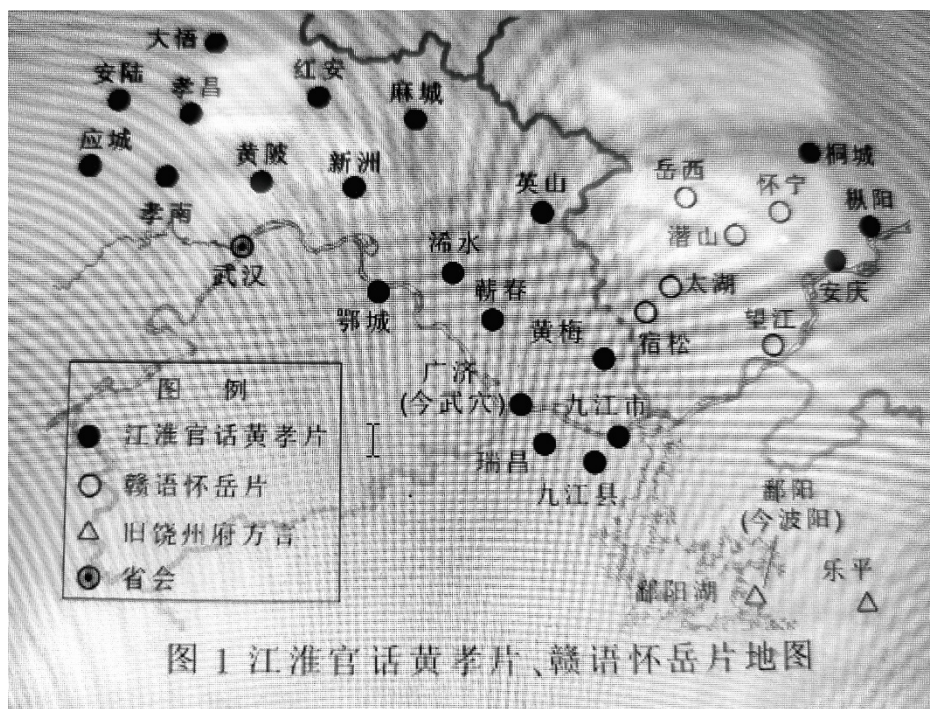


图1 江淮官话黄孝片、赣语怀岳片地图

1 入声韵的演变与语言接触

黄孝片内部存在着许多方言点,这些方言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江淮官话黄孝片被怀岳方言分割为湖北、安徽、江西三段,怀岳方言则处于黄孝片江淮官话的三面包围之中,600多年来两种方言深度接触,界限趋于模糊。

江淮官话区别于其他官话区的核心语音标准在于保留入声韵。“入声”这一概念涵盖两重维度:其一是韵尾层面,体现为塞音尾、喉塞尾、通音尾及零尾等多种形态;其二是声调层面,分为阴入与阳入两类。只有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考量,方能完整揭示江淮官话入声韵的实质特征^[2]。

1.1 江淮官话黄孝片“入声”调调值

安徽方言中,入声调调值为13个,分别是:阴平和阳平和去声,分别为6和5;阴平上声与阴平合流为阴平,分别为5和3;全浊声母字读阳平,分别为4和3;全浊声母字读去声,分别为5和2。入声字的调值范围比较宽泛,大部分的入声调值范围在6~7之间,也有一部分入声调值在5~6之间。比如:黄孝片的黄

孝片方言:去声33。但是黄孝片方言中存在一个入声韵尾消失的现象:全浊上声韵、阳平韵合并为阴平;全浊去声韵平;阳平全浊上声韵、阴平全浊去声韵合并为阳平;阳平全浊去声韵、阴平全浊去声韵、上声全浊去声韵合并为阴平^[3]。

从上述四个方言点的入声韵尾变化可以看出,江淮官话黄孝片入声韵尾发生了一些变化:全浊上声与阳平全浊上声合流,为阴平;全浊去声与阳平上声合流,为阳平;全浊上声与阴平上声合流,为阴平;全浊去声与阳平上声合流,为阴平。这些变化都说明了入声韵尾发生了消失。

1.2 入声韵尾

就韵尾层面而言,中古入声韵在江淮官话中呈现三种表现形式:(1)喉塞尾;(2)边音韵尾,即[l]或[l̥]尾,前者出现于宝应、灌南方言,后者见于桐城方言,其所辖入声字比例有限,且常与喉塞尾或无辅尾韵的入声形式共存;(3)零韵尾,即辅音韵尾脱落,但入声调值得以保留。黄孝片现今入声韵尾基本消失,仅蕲春话中[a]韵母的入声字尚保留较为明显的喉塞尾。此

外, 安庆地区仅枞阳、桐城、安庆市三处江淮官话点与黄孝片特征较为一致; 而北端连云港、灌南、灌云三地以及安徽淮南话的入声韵喉塞尾已消失。需补充指出的是, 即便在同一方言点内部, 不同地域入声韵尾的有无也可能存在差异。从韵母上来看, 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主元音上。如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存在着各种韵母, 包括零声母、前后鼻韵母等。

由于黄孝片内部各方言点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 所以就造成了在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韵母。造成入声韵尾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入声韵与韵母相拼, 这也是方言接触中最常见、最主要的接触形式。在汉语方言中, 从入声韵字到韵母(或声调)之间, 往往存在着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中, 有一些变化是相互影响的, 如入声韵尾的消失同时也会引起三入声韵、韵母(或声调)发生变化; 还有一些变化是不相关的, 如三入声韵中有些字读阴平、阳平, 而其他字读上声、去声; 还有一些变化是相关的, 如三入声韵中有些字读阴平, 而其他字读上声、去声。上述这些情况都会对入声韵尾产生影响, 使其发生变化。

我们以安徽境内的江淮官话片区做比较。安徽江淮官话又分为两大片, 即以合肥为中心的“合肥片”和以蚌埠为中心的“蚌埠片”。“合肥片”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 包括合肥市及其周边地区, 以及六安市的霍邱县、金寨县、舒城县、霍山县以及固镇县、怀远县的一部分。该区域方言与周边地区方言有较多的区别, 如语音特点是[ua], 有[uo]、[uei]等韵尾, 但没有入声调; 有[ei]、[uo]等韵尾, 但没有入声调。从语音系统来看, 该地区方言是古中原官话的代表方言。“蚌埠片”主要分布于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 包括蚌埠市及其周边地区、淮南市的风台县、田家庵区以及淮南市的谢家集区、潘集区等地。江淮官话“淮河沿线”分布于皖北和淮北两个方言区。其中, 淮河流域的江淮官话又可分为皖北和皖中两大片。皖北地区包括蚌埠市的怀远县、固镇县、凤阳县等地; 皖中地区包括淮南市的谢家集区、潘集区和淮南市的凤台县、谢家集区等地。

这两种方言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共同点是它们都属于古中原官话; 区别在于黄孝片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语言接触, 并且这种接触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黄孝片(又称黄安片)主要分布于淮河以南和大别山区。在语音上, 该区域方言继承了古中原官话中的入声调, 只是调值略有变化; 在词汇上, 该区域方言保留

了古中原官话中的大部分词汇。因此, 该区域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中原官话向现代江淮官话的过渡。

具体表现为: 第一, 入声韵在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存在着调值上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调值上的差异; 第二, 这些不同声调上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调值上, 还表现在调值与韵母组合情况上。例如安徽方言点中, 入声调调值为 13 个, 分别是: 阴平和阳平和去声, 分别为 6 和 5; 阴平上声与阴平合流为阴平, 分别为 5 和 3; 全浊声母字读阳平, 分别为 4 和 3; 全浊声母字读去声, 分别为 5 和 2。入声字的调值范围比较宽泛, 大部分的入声调值范围在 6~7 之间, 也有一部分入声调值在 5~6 之间。从调值上来看, 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而且这种区别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由于这种动态变化过程, 所以就会造成不同方言点之间在调值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区别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 但因为其声调与韵母组合情况不同, 所以就会对入声韵的演变造成影响。

1.3 声调与韵母的组合情况

在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 存在着一些方言点的调值与韵母组合情况不同, 而这些方言点主要分布在黄孝片东部和南部地区。这种声调与韵母组合情况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调类不同。在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 调值与韵母组合情况是不一样的, 从调类上来看, 黄孝片东部地区的黄孝片和南部地区的黄孝片分别属于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第二, 调类不同导致了不同方言点之间调类不同。在调值上, 东部地区的声调和韵母组合情况比较简单; 而南部地区的声调和韵母组合情况比较复杂。

声调与语言的音值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 普通话逐渐形成了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基本调值的五个声调系统。作为汉语五大调类之一的阴平, 是最基本、最稳定的调类, 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阴平声调值。但是在黄孝片方言中, 入声韵尾在历史上不断地消失, 阴平作为五调类中唯一保留下来的声调, 其调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入声作为五大调类中唯一保留下来的调类, 其演变过程和规律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会使入声韵尾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入声韵尾从阴平到上声的变化过程就是其演变规律的最好体现。如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正误》中曾指出: “盖古入声韵之字, 今不存矣; 然又有三变之理: 或全归平声, 或半归仄声, 或全归上声。”也就是说, 入声韵今不存、古不变, 但是由于历史上汉语的入声韵消失了,

所以在现代方言中就出现了入声韵尾相混、全浊声母与清声母相混等现象。

2 江淮官话黄孝片入声韵的演变特征

2.1 咸山摄入声韵

江淮官话咸山摄入声韵的语音层次很单一，洪细对立明显，等韵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主元音的前后^[5]。就开口而言，基本情况是：

(1) 一等和二、三等知系洪音 a 类，二等细音 æ 类。

(2) 三四等细音 i 类。

(3) 一等见系洪音 o 类。

江淮官话黄孝片咸山摄一等合盍曷韵，从主元音的音值来看，主要是低元音 a 区，基本上鄂东江淮官话都属于这类，例如红安、孝感、安陆、云梦、黄陂等地。后央元音 o 类。例如九江、蕲春、沔阳、六安、江宁等地。除了 o 类入声入声韵为零的韵尾形式外，其余均为喉塞尾。

三四等入声韵依主元音的前后特征^[6]。江淮官话黄孝片主要是 æ 类，有部分央化为[ə]，例如红安话中三

四等入声韵字“别 pie7、灭 mie7、铁 thie7”。

中古咸山摄入声韵各等之间元音相同，其区别在于韵尾。中古入声塞韵尾[p]、[t]、[k]的演变次序与机制，历来众说纷纭，不同历史材料往往呈现不尽相同的语音信息。从音理层面观之，元明近代汉语中入声韵尾普遍演变为喉塞尾，学界多采纳 Matthew Chen (1973) 之说，认为[p]、[t]先后合流为[k]，而后进一步喉塞化。然而亦有研究主张中古时期即已存在喉塞尾，与传统观点存在较大分歧。岩田礼(1992)指出，中古[p]、[t]、[k]韵尾均含有喉塞成分，可标写为[pʰ]、[tʰ]、[kʰ]，此乃入声韵发声特质所致。就江淮官话喉塞尾入声韵而言，似无需拘泥于[p]、[t]、[k]三尾相混的具体过程，盖难以确立江淮官话喉塞尾与其间任何一一对应之关系。吴波(2020)基于对7至17世纪咸山摄入声韵演变脉络的梳理(见图)，提出约在14世纪，今江淮官话喉塞尾类型或已完全形成。其认为江淮官话咸山摄喉塞尾入声韵，无论韵尾抑或主元音，均与《中原音韵》系统一脉相承，尤其见系与非见系之间元音互补之格局，如出一辙。

摄	韵	中古	长安方言 7A.D.	长安方言 9 A.D.	梵汉对音 8~10 A.D.	宋代汴洛音 11~13 A.D.	中原音韵 14~15A.D.	西儒耳目资 16~17A.D.
咸一	合	ap	ap	a β	ap	ap	aʔ/oʔ	aʔ
	盍	əp						
咸二	洽	uæp	ap	a β	ap	iap	iaʔ	iaʔ
	狎	uap						
咸三	乏	uiəp	uiap	ua β	uiap	(uap)	aʔ	aʔ
	业	iəp	iap	ie β	iæp	iap	ieʔ	ieʔ
	叶	iəp	iəp					
咸四	帖	ep						
山一	曷	at	at	aδ	at	aʔ	aʔ/oʔ	aʔ/oʔ
	末	uat	uat	uaδ	uat	uaʔ	uoʔ	oʔ
山二	黠	uat	at	aδ	at	iaʔ	iaʔ	iaʔ
	鎋	uæt						
山三	月	iet	iət	ieδ	iæt		ieʔ	ieʔ
	薛	iet	iet	ieδ				
山四	屑	et						

图2 洪波整理的7-17世纪咸山摄入声韵的变化情况

总体来看，咸山摄中古入声韵尾总的趋势是向后变化，近古以后在官话区已经变成喉塞音，从而引起一等韵和非一等的知系字的后化，例如。当喉塞尾消失后，主元音继续后化，例如九江话、蕲春话。

2.2 宕江摄入声韵

和对应的阳声韵一样，中古铎药觉三韵在江淮官话中今也合为一类，下面我们试分析它们的语音特征及其历史演变的相关问题。从主元音的角度来考察宕江摄入声韵的演变情况。江淮官话黄孝片的主元音主要是 o 类，包括[o、ɔ、ʌ]。

吴波认为中古宕江摄入声韵在今江淮官话中大致有三种演变的方式：后化、前化与央化。而中古十六摄演变至今日，宕摄相对来说是最稳定的，江摄独韵，字数最少。王力(1985)对历代诗文押韵的统计结果显示，晚唐至五代是药觉尚未相混，各自为一部，前者为[ɔk]，后者为[ak]，到宋方为[ak]。

《中原音韵》中铎、药、觉三韵部分入声字两收于萧豪、歌戈二韵，计四十四字。杨耐思(1990)考辨指出，此批字于前代及同时代韵书中均未见异读记载，

《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等同期文献基本将其统入萧部。学界对《中原音韵》萧豪韵多拟作[au]，然此复合元音难以源于中原地区[a]之后高化演变，盖若宋代普遍读若[ak]，则殊难解释何以于较短时间内完成a>o>o>u>au之完整音变链，且未遗任何过渡性语音痕迹。

本文认为，《中原音韵》萧豪韵韵尾[u]或与[-k]尾脱落直接相关。《蒙古字韵》及《蒙古韵略》均以[aw]对译《中原音韵》萧豪韵。陆志韦曾指出，萧豪、歌戈二韵两收字更可能反映异方言来源。据此可推想，宋元之际北方燕蓟地区或存有[avk]类读音类型，此类带合口性质的塞音韵尾并非全无存在的可能性。

2.3 江淮官话黄孝片入声韵的演变他在

(1) 入声韵字在各方言点之间的分化

黄孝片内部各方言点在入声韵字的演变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方言点之间，也体现在各方言点之间。由于入声韵字的演变过程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只能就几个方言点之间的语音差异进行分析。

吴语和赣语区分入声韵字在语音上的分化表现为吴语和赣语区分入声韵字在入声韵尾脱落上比较明显，但是赣语和江淮官话交界地区的方言点却并没有发生语音分化现象。而江淮官话与吴语交界地区的方言点在入声韵尾脱落上并没有发生明显差异。

1) 入声韵尾的脱落

我们以黄孝片内部方言点入声韵尾脱落最为严重的地方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方言点与江淮官话区分入声韵尾脱落比较明显，而吴语和赣语区分入声韵尾脱落不太明显。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江淮官话与吴语交界地区的方言点，这一地区的方言点入声韵尾脱落比较不明显，说明这一地区的方言点与江淮官话区分入声韵尾脱落不太明显。

2) 入声韵与去声韵在音值上的合并

在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存在着入声与去声合并的现象，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吴语和赣语区域。

如三黄片内部的安庆地区方言点就有入声与去声合并的现象，而黄孝片内部的吴语区域也有入声与去声合并的现象^[7]。根据这一现象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由于入声韵与去声韵合并的差异性，所以使得不同方言点之间的入声韵和去声韵在音值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第二，由于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由于入声韵尾脱落程度以及去声韵尾脱落程度不同所造成的语音差异性，这也影响到了入声与去声韵韵尾的合并。

3 黄孝片入声韵与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黄孝片入声韵的演变与其周边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黄孝片入声韵与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及其他方言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明显^[8]。黄孝片的入声韵母已经消失，这在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中也同样存在，但是在其他方言中却并不是这样。这一点可以从黄孝片入声韵母与其周边方言的关系中得到证明。

一方面，黄孝片内部方言点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入声字在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中已经消失，所以黄孝片内部方言点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虽然从理论上讲，不同方言间入声韵母消失与否是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如此。因为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语言接触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对方语言的影响等。如果单纯从理论上解释语言接触过程中各方言点之间入声韵演变上的差异是不够严谨的，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

3.1 入声与其他韵母的关系

入声韵母与其他韵母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对于这种复杂关系的分析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黄孝片内部方言点入声字与其他韵母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入声字的韵母不是由入声字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其与其他韵母相配合决定的。在黄孝片内部方言点中，除了有少数入声字与其他韵母相配合外，还有一部分入声字与其他韵母相配合，这主要体现在合口三等摄入声字中^[8]。

第二，从黄孝片内部方言点看，入声韵字与其他韵母相配合而发生演变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第三，从入声韵与其他韵母之间的关系来看，虽然黄孝片内部方言点入声字与其他韵母配合形成合口三等摄入声的情况比较多，但是由于这一现象与黄孝片

内部方言点间的发音差异有关,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对这一现象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黄孝片入声韵在方言接触过程中呈现出一些复杂的特点。这种复杂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接触中所存在的各种因素造成的。由于语言接触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因素,所以分析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其中很多问题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入声韵与其他韵母相配合而发生演变情况的分析也是如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具体分析。

3.2 从浊音清化的角度来看,黄孝片入声韵的演变

全浊声母在江淮官话中的清化类型,并不单一表现为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型。与多数官话区相比,平声变规则相当规整,但其仄声变变的类型相对比较特殊。比较其他周边五区的方言可知:

(1) 中原官话区平送仄不送(除汾河片外),但有少数的仄声字今为送气音的例外。

(2) 西南官话平送仄不送(除湘南片等少数点外),另全区多点仄声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送气现象。

(3) 赣语古全浊与次清合流,大多数点无论平仄演变为送气清音;少数点今部分字也表现为浊音,存在三级分立或二级分立的局面。无论清浊,无论平仄,全浊与次清声母合流是主要特征。(陈昌仪 1991,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刘纶鑫 1999, 万波 2009)。

(4) 吴语保持了全浊、全清、次清三级分立的格局,绝大多数点或多或少会出现清化的现象,特别是与赣、徽、闽、官话交界的区域。从南部吴语来看,其清化规则与闽语接近,多数点不论平仄都读不送气音。

(赵元任 1928, 钱乃荣 1992, 曹志耘 2002)。

(5) 徽语古全浊声母今已清化,从共时平面看,清化的规则比较复杂,与平仄相关度不明显^[10]。无论平仄,有些点今读送气清音,有些为不送气,区别在数量上的多少(赵日新 2002)。其清化的共时表现,与部分湘方言比较接近,如岳阳型(彭建国 2010),规则不能单一划分。

4 结语

黄孝片方言点之间的入声韵演变差异,是由于其所处地域的不同而产生的^[9]。我们认为,黄孝片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的入声韵演变差异是由于其所处地域不同而产生的,这种差异是由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言

点接触而产生的,是因为它们都受到了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影响,但它们又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从而使得它们各自具有了各自不同于对方的特征。黄孝片内方言点之间这种复杂关系是由于其所处地域不同而产生的,这也为我们研究黄孝片入声韵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余鹏.论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怀岳片的历史关系[J].语言科学,2018,17(04):434-447.
- [2] 徐建.黄孝片江淮官话音韵特点在皖西南的渐进推移——再论怀岳方言的性质和归属[J].中国语文,2021, No.403(04):456-467+511-512.
- [3] 余鹏.从“支微入鱼”现象论江淮官话黄孝片与赣语怀岳片的历史关系[J].语言研究集刊,2020(02):308-321+444-445.
- [4] 胡伟.江淮官话黄孝片方言儿化的管辖音系学分析[J].南开语言学刊,2014,No.23(01):82-90.
- [5] 段玉.浦北张黄客家话语音研究[D].广西大学,2021.
- [6] 袁丹.皖南吴语铜泾片送气擦音 s~h-/ʔ~h-的来源及其音变——以新博方言为例[J].中国语文,2019,No.388(01):40-50+127.
- [7] 冯法强.江淮官话韵母开口化音变的蕴含关系[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0(04):130-136.
- [8] 郑婷.从语音层面探讨黄孝片方言的性质[J].文教资料, 2014,No.663(31):102-104.
- [9] Wang, Ok-Ji.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honem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Yun-Shu." Kore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22).
- [10] Long, Haiping, B. Heine, and F. Ursini. "Prosody and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arenthetical CTMP ni xiang 'you think': A conjoining pathway accou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20).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